

迴響

簡
宛

——寫在「葉歸何處」四版之後

收到了航空寄達的「葉歸何處」第四版版本。

淺藍色的封面，有一隻飛翔的鳥，跨越了那片柔藍的楓葉。

我愛煞了這雅緻的封面設計，我不忍翻閱，不知是怯於重讀自己早期的作品，還是傅金福先生的封面設計太使我喜愛。

對於寫作，我一直懷着這份羞怯，很少我自己的朋友知道我這份秘密，若不是讀者們時時給我的鼓勵和支持，我大概早就沒有勇氣繼續下去了。

收集在「葉歸何處」的作品，都是我早年刊登於中華日報、中央日報、聯合報及若干雜誌的散文和小說，想到當年偷偷摸摸投稿的痛楚和快樂，我絕沒想到會有四版發行的今天。三十歲前的作品，多少帶着濃厚的理想主義和無病呻吟，如今翻閱，除了慚愧於自己的膚淺之外，却也訝異於自己曾經有過的神采飛揚和年輕，經過了這麼多年異鄉旅居的生活，我突然懷念起那捧着夢和理想的小女孩，充滿着愛心和執着的小婦人，以及那一些使我喜悅和成

長的親友們，我慶幸自己曾擁抱過那些夢、那些愛，並且把它們寫下來，沒有讓時光沖走，一起與朋友們分享。

在書裏，我寫得最多的好友M，如今仍過着她神仙似的生活，遠離市囂，躲在湖光山色的霧社，教導純樸的山地孩子，過着一種恬淡平靜的生活。這麼多年來，我很少收到她的隻字片語，但是最使我懷念的也就是我與她之間這份投契和相知。每當自己變俗氣變無知時，心底就有一個聲音響起「M一定不喜歡妳這種行為，這種想法。」她對我始終有一股安寧和脫俗的力量，而我正需要這股力量。在「風雨故人來」裏，那對在雨中叩訪大度山的愛侶，他們真的被我們拖下水，不僅結了婚，而且生了孩子，如今正在德州奧斯汀的愛窩裏，忙着他們老三的尿布奶瓶。最難忘的，當然是當年一起征服合歡山的生命隊老友，在「歡樂時光」及「風裏的懷念」裏，牽引着我每一根懷念的心弦的知友們，當年沒有把我們小屋和屋頂撤走，如今又捲土重來，在今年五月，趕到綺色佳來突擊我們，其盛況不減當年。所不同的是孩子們都大了，當年拿着奶瓶尿布，跟在後面兜兜轉轉的媽媽們，如今也有閒暇坐下來，高談闊論新女性以及婚姻制度等社會問題了。

我忘不了初抵綺色佳時的震撼，九月，一片楓紅的秋色，滿地飄零的落葉，我牽着不到兩歲的全兒，走過那一片唏唏嘖嘖的落葉，淚水就不聽指揮的流下來了。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容易感傷，我有愛我的丈夫，有健康可愛的孩子，但是我却忍受不住那份鄉愁，我寫下了「葉歸何處」、「初雪」、「雪中康大」等太多懷鄉懷舊的句子。如今重讀再三，難忘的是初抵異域的多愁善感，經過了那麼多年的風吹雨打，已經不再那麼脆弱而消極了，不知自己是否應該高興自己的開朗，還是應該惋惜已經失去了那份細緻的情懷！

再看自己在「山中一夜」及「與你同在」裏那份濃得化不開的相思，忍不住也為自己的

多愁善感好笑，幸好當年的情侶沒有被我瘦瘦的愛困住，豪邁的向前奔進；幾年來，自己也在安定的婚姻生活中體會、成熟。如今他開會、出城，我獨自帶着兩個孩子開車送往迎來於機場，獨當一面的負起了主婦、妻子與母親的責任，他總是說：「我一到了就打電話回來。」我總是制止他：「長途電話太貴，沒事的話今天到了就早點休息，不用打了。」多麼不同！我那瘦瘦的愛，小小的心，幾年來已經養「胖」了，包容了許多現實生活中的點點滴滴。也許這就是婚姻生活和戀愛的分別，雖然，當年我們也已結婚，畢竟還很「羅曼蒂克」，有人說：「婚姻生活，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」我希望自己在載沉載浮中，也是不斷的前進、開朗才好。

歲月真的會改變一切的，而改變得最多的是我們成長中的孩子了。當美國家庭在高呼「生孩子做什麼？」在提倡「不受拘束的同居生活」時，我看着那一對我們愛心養育的孩子，在成長、在健壯，總是充滿了感謝的情懷，重讀「愛語」，那一個當年在襁褓中，給予我們初為人父母歡欣的全兒，如今已是一個懂事的小少年了。這個夏天，正遠渡重洋，回到臺灣，學習中文。在他的來信中，已經用注音端端正正的寫出了他的心聲，孩子是一天天在學習、長大，那麼我們為人父母者，又豈能倦怠、偷懶？

翻閱、重讀自己早年的作品，撿拾着許多褪色的回憶，高興自己曾留下了生長的跡痕，却不願被自己的過去困住。「葉歸何處」能發行四版，已經够了，我不希望再有更多的重印；我期望於自己的是更多更新的觀念和作品，而不是沉醉在過去的回憶裏，年輕一次就够了，人，是要成熟的。

感謝「書評書目」給予我的書有一版再版的機會，也謝謝許多讀者的來信和鼓勵，我會珍惜這些可貴的情誼，也會鞭策自己不斷前進。（本文原載八月九日「中華副刊」）